

飛



氈

西 西

洪範文學叢書 ②⑦

飛

氈

西
西

洪範書店印行

洪範文學叢書 (271)

飛氈

著者：西 西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電話 (〇二二) 二三六五七五七七

傳真 (〇二二) 二三六八三〇〇一

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翻印必究

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 蕭雄淋

初版：一九九六年五月

三印：二〇〇六年八月

定價四二〇元

(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)

ISBN 957-974-095-9

給方沙

說氈

—序

書名《飛氈》，嚴格說來，應是《飛毯》。氈與毯，音和義皆有別。

先說氈。何謂氈？我國古代製氈，是把羊毛或鳥獸毛洗淨，用開水澆燙，搓揉，使其黏合，然後鋪在硬草帘、竹帘、草帘，或木板上，趕壓而成。《說文》之解釋爲「捻毛也，或曰捻熟也。蹂也，蹂毛成片，故謂之氈」。《釋名》說：「毛相著旃旃然也」，稱爲氈。《考工部》說：「氈之爲物，無經無緯，文非織非紵。」

氈並沒有經過紡捻和編織加工的過程，紡織學上稱爲無紡織物。它的出現，遠比任何一種毛織毯爲早，新疆地區氣候較冷，在原始社會時期，已經廣泛使用。公元前一千年的周王朝，宮廷中已設置了「共有其毳皮爲氈」，監製氈子的官吏，稱爲「掌皮」。

氈是無經無緯壓成之物，如今居室所用的 blanket，即毛氈。一般手工用的 felt，也是氈之

一種。氈音沾，異體字爲毡。

次說毯。毯也是用羊毛或鳥獸毛製成，卻經編織過程；織法大致分兩類：一爲經緯平紋組織法，一組經線與一組緯線平行交織；相當於如今几桌上用的襯墊物 mat，或置於門口地上用之蹭鞋墊 rug。二爲裁絨法，主要是在一組經線二組緯線織成的平紋基礎組織上，再用絨緯在經緯上拴結小型羊毛扣；即如今一般所稱之地毯，carpet。毯音坦。

氈或毯，在我國古代，有許多不同的名稱。先秦時，稱之爲氍、罽、織皮。《逸周書·王會解》中提到伊尹向商湯建議，跟四方各地交換或貢獻物品時，要「以丹青、白旌、氍、龍角、神龜爲獻」。「氍」即毛織品，罽，還是華采毛織品的總稱。《說文》中解釋爲「西胡氍布也」。《尚書·禹貢》記載有「織皮、崑崙、析支、渠搜、西戎即氍」。織皮，不是地名，而是毛布，製造者是織皮人。

氈或毯，於漢唐時稱氍毹、氍毹、氍毹。氍毹音瞿俞，與氈音近；而氍毹音毯絨，與毯音近。外國學者從語音的角度考證，認爲氍毹相當於中世紀的波斯語 Takli-Dar，氍毹相當於古阿拉伯語 Ghashiyat。

漢唐時，氍毹與氈常相提並論。張衡《四愁》詩中說：「美人贈我氍毹氈」。漢《樂府·隴西行》詩曰「請客北堂上，坐客氍毹氈」。而氈毯這種毛織品的鋪設位置、用途也不明確。樂府句中的「坐客氍毹氈」，是指鋪在地上的織物，而「氍毹五香木」則是鋪於坐臥家具之上墊褥。

唐代詩人岑參在《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銑歌》中寫道：「高堂滿地紅氍毹，試舞一曲天下無。」顯然是鋪在地上的毯；而《玉門關蓋將軍歌》中寫道：「織成壁衣花氍毹，燈前侍婢瀉玉壺。」分明是壁掛了。岑參乃邊塞詩人，身處邊疆，當然多見氍毹。而身處中原的杜甫，筆下是常見的氍毹。《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》中寫道：「菱熟經時雨，蒲荒八月天，晨朝降白露，遙憶舊青氍。」這是杜甫遊齊趙時所作，秋天來了，遙遙懷念故鄉。有什麼比老家的青氍毹更溫暖呢？青氍，乃窮等人家的禦寒物。

明文震享《長物志·絨單》條曰：「絨單，出陝西、甘肅，紅者色如珊瑚，然非幽齋所宜，本色者最雅，冬月可以代席。狐腋、貂褭不易得，此亦可當溫柔鄉矣。」富貴之家，當然以狐腋貂褭保暖，一般人則以絨單代席。絨單，由毛織成者曰「毛絨」，由絲織成者曰「絲絨」，絨單即絨毯，也即是氍。清李斗於《工段營造錄》曰：「鋪地用棕氍，以胡椒眼爲土，四圍用押定布竹片，上覆五色花氍。氍以黃色長毛氍爲上，紫絨次之，藍白毛絨爲下，鑲嵌有緞綾邊布邊之分。」可見氍也分等級，青氍當屬藍白毛絨，爲下等氍，邊鑲也必定爲布邊。杜甫《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》詩中寫到這位「諸公袞袞登臺省」的廣文先生：「廣文到官舍，繫馬堂階下，醉則騎馬歸，頗遭官長罵，才名四十年，坐客寒無氍。」青氍已爲日用必需品，可是廣文先生官獨冷、飯不足，連青氍也無以奉客。宋王禹偁另有詩句云：「除卻清貧入詩詠，山城坐客冷無氍。」七言中融嵌五言杜句，但易一字。無氍之苦，誠然古今共通。

區區一氈，已反映炎涼世態。然則讀者看我抄書抄到這裏，只怕已如坐針氈了。這種苦，當比凍寒無氈更難受。我近年對書法藝術萌生興趣，每天也試試習字，而古人是用青氈「襯書大字」（見《長物志》）。《世說》載王獻之在書齋夜臥，有盜入室，獻之對他說：「青氈我家舊物，可特置之。」書聖父子家中的舊青氈，想來不會用作鋪地保暖，是以彌足珍貴。韓愈的《石鼓歌》云：「氈苞席裏可立致，十鼓只載數駱駝」，原來曾有人提議用氈包裹石鼓這種至寶之物呢。氈之爲用大矣哉。氈屋即蒙古包，氈車即篷車。個人的用品有氈帽、氈袜、氈靴、氈笠、氈筆、氈裘；家中則掛氈帳、氈簾。至於氈墨，可模拓碑文及古器圖形。

毯字的出現，遠溯自唐代，《補江總·白猿傳》有：「嘉樹列植，間以名花，其下綠蕪，豐軟如毯。」那時，毯與地還未組成一詞，卻和氈合用。白居易《青氈帳二十韻》詩句：「軟煖圍氈毯，鎗縱束管弦。」到了清代，紅樓夢第七十六回：「賈母又命將氈毯鋪在階上。」氈毯合稱，用途有別。地毯的名稱，要到元代才正式登場。《元史·世祖皇后察必列傳》中記載：「宣徽院羊牖皮置不用，後取之合縫爲地毯。」這段文字所記的地毯，顯然是鋪地的羊皮，而不是栽絨地毯。可《大元氈罽工物記》中就記載了各式地毯的製法與顏色，泰定年間的記載是：「赴中尚監資成庫送納成地毯六扇」、「西宮鹿頂殿地毯大小二扇」、「成造地毯四扇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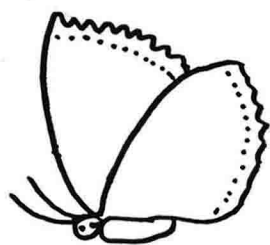
《飛氈》一書中所敘述的毛織品，是地毯，爲什麼稱爲氈呢？《說文》說得好：「氈，氈、氈，皆氈裘之屬，蓋方言也。」小說中的肥土鎮，有自己的方言，對於毛棉絨絲織成的鋪墊物，

不管是平紋或栽絨織法，不管是爲人取暖、覆蓋、供人欣賞，包裹東西，作爲書寫的墊子，以至純爲蹂躪之用，一律稱之爲氈。店鋪的招牌上明明寫着地毯鋪，可肥土鎮人稱爲地氈店，無論氈毯，都叫它氈。這不完全是虛構，我生活的地方，一直氈毯不分，都讀成「煎」。所以，小說從俗，名爲《飛氈》。至於內文氈、毯並用，則略有分別：正常紋事，用毯；如由肥土鎮人口中陳說，則用氈。

打開世界地圖，眞要找肥土鎮的話，注定徒勞，不過我提議先找出巨龍國。一片海棠葉般大塊陸地，是巨龍國，而在巨龍國南方的邊陲，幾乎看也看不見，一粒比芝麻還小的針點子地方，是肥土鎮。如果把範圍集中放大，只看巨龍國的地圖，肥土鎮就像堂堂大國大門口的一幅蹭鞋氈。那些商旅、行客，從外方來，要上巨龍國去，就在這氈墊上蹂躪，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塵。可是，別看輕這小小的氈墊，長期以來，它保護了許多人的腳，保護了這片土地，它也有自己的光輝歲月，機緣巧合，它竟也會飛翔。蹭鞋氈會變成飛氈，豈知飛氈不會變回蹭鞋氈？

這書的寫作，曾由朋友替我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。資助通過後半年，忽然產生一些古怪的議論，讓我看清楚了某些人情物事，而這，未嘗不是多年來努力編織這氈的額外收穫。

【卷
一】



睡眠與飛行

莊周夢蝶。

許多年來，這寓言衍生過多少不同的解釋？

如果順着作者《齊物論》的觀念，以爲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」，那麼，人只要開放心靈，摒棄私見，不再泥執自我，在某方面而言，人和蝶未嘗不可以互通互化；就在化物與化我之間，物我的界線消失，主客融化爲一。

真是一個有趣而含意豐富的寓言，許多年後仍然能夠引發各種的聯想，比如說：睡眠與飛行。莊周說，他做了夢，夢見自己成爲蝴蝶。如果一切正常，人在睡眠的時候才做夢；蝴蝶是一種會飛的昆蟲。

人類需要睡眠。

大多數的動物也需要睡眠。

昆蟲和禽鳥會飛。

人類不會飛。

但人類和其他動物比較，無疑有更發達的頭腦，更懂得思想。人類總是不斷求索，向無限的時間開拓；對宇宙充滿好奇、想像，而且會累積思考和探索的成果。

人類爲甚麼要睡眠？是甚麼東西觸發睡眠反射？迄今並無一致的答案。那種認爲腦細胞需要休息的說法，早被推翻：即使常常處於休憩狀態的人，隔一段時間仍然會感到發困；即使在睡眠裏，腦細胞仍然沒有停止活動。

科學家老早指出，人類睡眠中的眼球，往往出現快速的、不規則的運動。因此，人類的睡眠，並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「安息」，而是一種「活動」，而且是繁頻地「活動」。夢，就在「活動」的睡眠中出現。

有些科學家認爲：眼球快速運動的睡眠，能夠提供一種恆常的刺激，使中樞神經系統調整到戒備的狀態，以應付敵意的外部世界。原始人穴居野地，睡眠時不得不保持警覺，以防身體陷入完全睏睡而失去防禦。如今，文明日久的成年人，睡眠時並沒有「安息」，相信是從漫長的進化中繼承了「戒備警衛」的本能。

人類睡眠的時候，瞳孔縮小，血壓降低，脈搏轉弱，出汗減少，呼吸緩慢。這些都是退守、

自衛的表現。動物多眠時，也呈現類此的情況。睡眠，使休眠者淪爲弱者。「活動」睡眠，其實是人類抗拒睡眠的反映。

人類白晝活動，站立或行走，和土地接觸的只是兩片腳板與十隻腳趾；到了晚上，人類躺下來睡眠，整個軀體就躺臥在地面上。人類最接近、最全面貼近大地的時候，就是睡眠的時候。抗拒睡眠的無意識引導人類仰望天空，渴望飛行。但人類並不能夠飛行。

蝴蝶是一種能夠飛行的昆蟲。

莊周夢蝶，這寓言，寄託了人類抗拒睡眠的無意識。

生物鐘

領事先生的身體內有一個鐘。

領事夫人的身體內也有一個鐘。

他們體內的鐘，是生物鐘。人類每日必須睡眠，睡眠之後又會醒覺。這神祕的周期，看來是被一種生物鐘所控制，而不單是由於疲勞。人體內的鐘就像人造的鐘錶一樣，是地球自轉的模擬物。科學家認爲：控制人體睡眠的生物鐘，可能通過一種生物學的而非機械的震盪，被地球的自轉「帶着走」。所以，人類的睡眠才會和外界的一晝一夜周期同步合拍。

這正是睡眠的時分，在肥土鎮，如今已經是子夜十二時了。地球上雖然大多數動物需要睡

眠，可並不一定要在夜晚進行。夜行動物比如老鼠，牠們在白晝時躲在黑暗的洞穴中睡眠，而當黑夜來臨，可以安全覓食了，就自動地醒來。人類剛好相反。人類是晝行動物，白晝時活動，到了晚上，就在黑暗的環境中睡覺。

領事先生和領事夫人回到官邸的時候，已經是晚上了。他們體內的生物鐘都已經指向睡眠的鐘點。此刻，領事先生不停地打着呵欠。所以，不久，他們就各自睡在床的一側，再過一陣，我們還聽見輕微的鼻鼾聲。那是領事先生的鼻鼾聲。

雖然，領事先生和夫人的身體內都各有一個控制睡眠的生物鐘，但他們體內的鐘並不完全相同。你聽，領事先生發出了輕微的鼻鼾聲。他已經睡着了；而領事夫人呢？沒有。她亮着燈，倚在床上看書。那是一本新出版的家鄉雜誌。領事夫人覺得，她體內的睡眠鐘是一個慢鐘，因為她到了晚上還是精神奕奕，常常拖到子夜過後很遲才睡得着；而她的丈夫，他體內的睡眠鐘則是一個快鐘，到了晚上十一點，他已經呵欠頻頻了。

領事先生和領事夫人都不是肥土鎮原住民，他們來自法蘭西。他們是到肥土鎮來公幹的。在地球上，法蘭西和肥土鎮剛好一個在西，一個在東。太陽照着法蘭西國時，肥土鎮正好是夜晚；而肥土鎮日當頭時，恰巧是法蘭西國的深夜。領事先生和夫人起初到肥土鎮來，完全給兩地的時差弄得日夜顛倒，醒睡不分，漸漸才能適應。

這天晚上，領事先生和夫人出席了一次晚宴，然後又被邀請去看歌劇。肥土鎮大會堂常常上

演音樂會，奏的多半是鋼琴、小提琴，入座的也幾乎全是番人。肥土鎮的居民一般不上大會堂去，一則不習慣番土音樂，二來也不習慣那種衣香鬢影、正襟危坐的場合。肥土鎮的人自有他們愛上的劇場。他們喜歡上戲院看肥土劇，穿平日舒服的衣裳，票價不貴，曲詞一聽就懂，又可以隨意吃喝，說話。

肥土鎮的原住民不上大會堂聽番土音樂，那些居住在鎮上的番人也不上普通的戲院看肥土劇。的確，由於語言不同，番人看不懂肥土劇。不過，肥土鎮的大會堂終於也上演一齣肥土劇了，一位通曉番語的戲劇迷花了许多心血，把肥土劇的曲詞、說白，一一譯寫成番文。於是，產生了很特別的一套番語肥土劇。碰巧有一位英格蘭國的親王外遊途經肥土鎮，官府就在大會堂上演一場地方戲曲，給嘉賓開開眼界。各國的領事也應邀出席，劇目是《莊周蝴蝶夢》。

疑 妻

領事夫人在祖國看過不少戲，不過，肥土鎮的番語戲曲她還是第一次看。她覺得從頭到尾的大鑼大鼓喧鬧了些，可那些演員的戲服她很喜歡，全是飄飄逸逸的絲綢，髮式也極特別。至於戲的內容，那是多麼奇怪的故事：一個叫做莊周的人，要試試妻子對他是否忠貞，竟假裝死去，躺進棺材裏。可他又想到辦法扮成另一個男人，去引誘妻子談情說愛。結果，這做妻子的因為有了新的情人，答應用斧頭去劈開棺木。

根據通譯的講解，古代真的這麼一個人，妻子死了，他卻敲着盆子唱歌。又寫文章說自己做夢，就夢見自己變了蝴蝶，飛得挺適意。通譯告訴領事先生和夫人，莊周是一位哲學家，試妻的故事是後人編出來的。

「哲學家對事物總有一套獨特的看法。」領事先生說。

「我想，這位哲學家的妻子一定長得不漂亮，所以，他做夢就變成蝴蝶了。」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子這麼說，「唉，男人總要懷疑妻子，不相信妻子。」

領事先生睡得很熟了。領事太太翻了一陣書，又想了一陣晚上看的戲，一直毫無睡意。她扭熄了床頭的小燈，披上晨衣，走到露臺上，把打開的落地玻璃長窗關上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她看見一件會飛的物體，在露臺外面不遠的地方，輕盈地飛行。這物體並不發光，也沒有聲音。物體繼續飛行，愈飛愈近，可以比較清楚地看見它了，那是一幅會飛的毯，就像她在書本裏看見過的圖畫一樣。

「比埃，比埃。」領事夫人一面喊一面再打開露臺的長窗。

「甚麼事？」

當領事先生赤着雙腳奔出露臺，只看見妻子擡頭仰望天空，伸手指着遙遙的星雲。他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，彷彿妻子做了一個奇異的夢，把他從睡眠中喚醒。

「飛毯，比埃，是飛毯，我看見飛毯。」